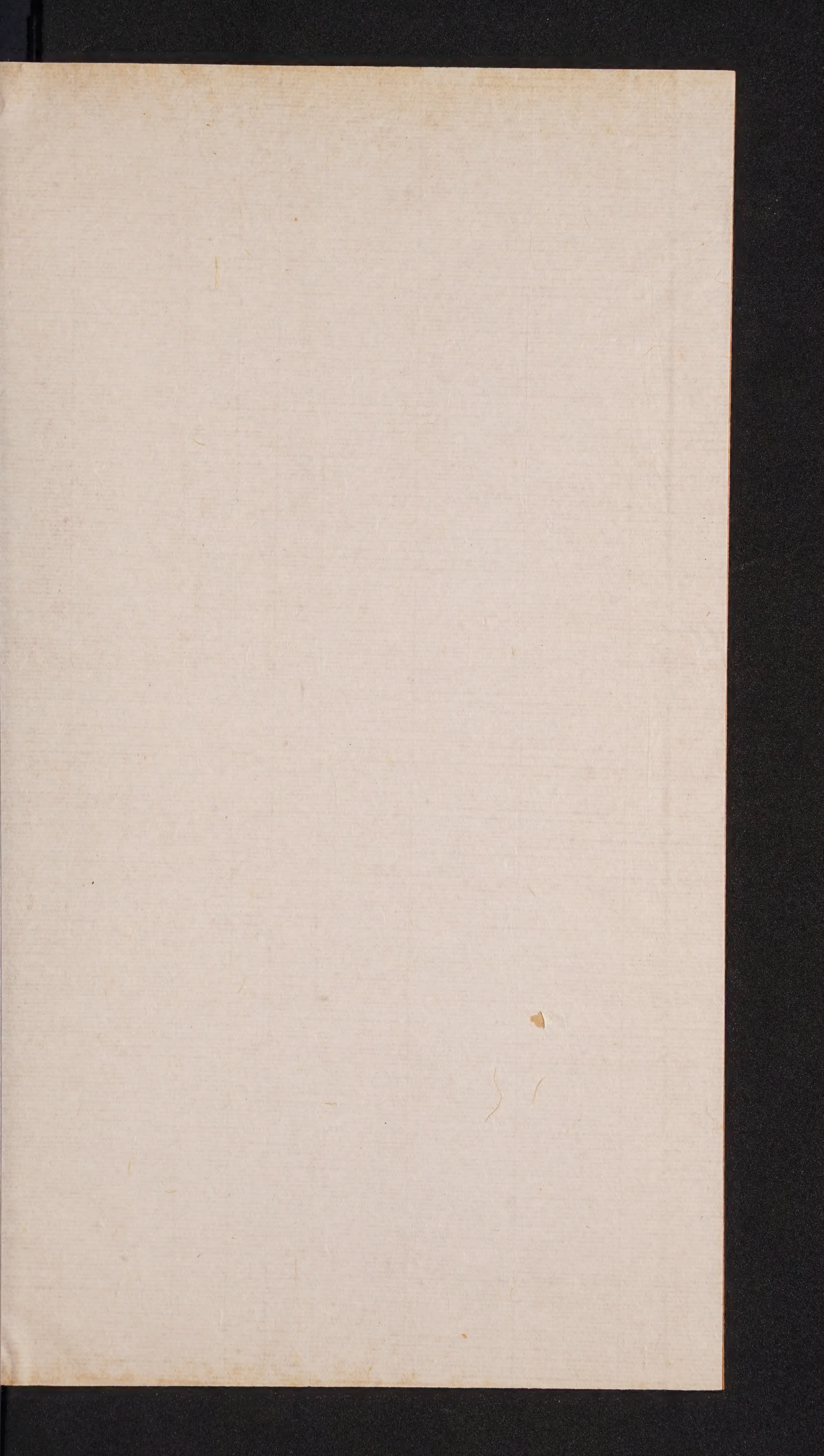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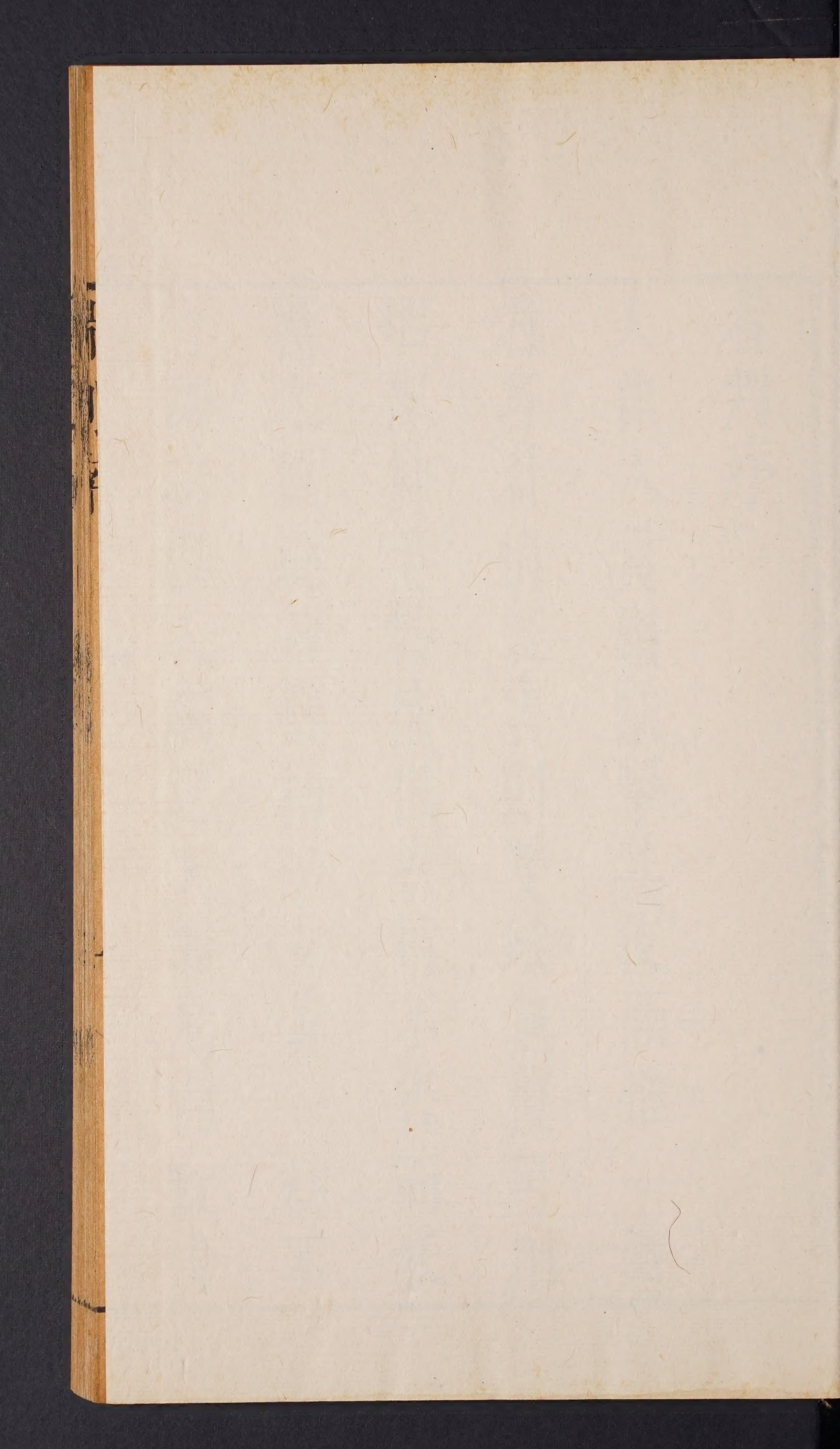








眉判序

夫佳人貢媚獻顰其伎倆惟一彎眉耳眉情既售則雙蛾無復可用烟飄艸萎豔情俱灰稍不售而妖厲之氣蜿蟺盤結于玄黃一刼不消萬觸俱入觸之天則爲白虹青

覔觸之山則爲障嵐毒霧觸之水則爲海市唇樓極之而入鬼國則爲羅乂夜乂怪氣無所不至必至觸之烈士之腸吐之文人之筆痕月弔其肴粲螺黛浮于墨華舉千媢萬蟫未化作麗詞豔語令人人

動佳人難再得之恨而後眉情潛
售妖厲之氣方解憶古今女子得
售眉情者幾人自張京兆而外郎
遠山照暎初非以眉賞孫壽愁粧
自覺無賴而刻眉之慘且以眉灸
也安得日供綠沈管作眉史乎曉

粧樓女隊。其能取何郎粉抹盡否。設反而問于曰。書生守兩莖枯肴。不能乘雲氣而上。他日幻作金鑾殿。請東方生見察。更乞何人判語。且爲諸女子停五花。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五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秋粧樓眉判 有序 仙臞自本

予涉江以來。經三山者二十度。然皆從影中過之。卽一窓靑鬟。有如入蓬島。矧能卧翠微。聽江聲過枕下乎。崇禎戊辰秋。偶泊郭璞墓前。月印江水明于龍珠。照甘露金山。如雙眉在鏡。翠色

浮動即焦山亦隱躍如黛恍欲移就粧臺者清艷撩人仙骨珊珊作響予素淫于山水至此無能自主矣蓬牕坐冷孤夢不飛忽見樓臺數重突起江面浮青疊秀列三山而四之醒夢不分飄忽爲甚豈江中亦有海市乎樓臺甫起雲檐風櫺遂即開朗層層有額題字多篆籀不能識獨最下一層額曰秋粧樓八牕空迥半亭半埠直平水際無雕欄曲檻之飾正洞視間忽出女

隊數十人姿態各陳衣妝異製如錦城雲麗幾搖人目一人衣紫綃衣翠烟裙竹葉爲髻蕙花綴帶帶上有小紫囊似王母盛五嶽圖者其人自稱爲樓主雪黛氷魂令人作羅浮林下想其人獨中立餘皆左右侍不設座不設几案樓主目攝左右則各各眉動直欲眉語者左右遞向作語樓主皆能判之判未畢臺之上層又有女如雲各自呼其名有曰薛家紅線者有曰石家

綠珠者。有曰銅雀臺女者。有曰沉香亭妃者。有曰秦弄玉者。有曰許飛瓊者。未能悉聽。而喧笑聲相雜。江濤怒飛。寻醒起。不知襟袖伏在蓬檻也。月尚可書。隨展玄覽堂十様箋。抽毫記之。其左右侍諸人。姿格語言。一言尚能摹述。因題曰

秋粧臺肴判云

一人窈窕勝花。流連雅步。籠紗飾首。衣帶寬博。適然詞人體氣。曰李密之愛姬雪兒也。曰自君

公以賓朋文字屬歌也奇麗之句亦竊好之而調律叶音齒牙不利至今若無香舌不獲以音婿人樓主曰今之文章誰足當雪兒者即音同蛙鳴蚓唱無傷也

蓮步窘澁粉靨嬌羞抱錦衾而至似不欲以姓字語人樓主強詢之曰妾蓮花也唐嚴誤家妾誤遣侍隱士陳陶以亂其性陶操行清潔不爲所棄妾乃獻詩求去曰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

尚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雲雨下陽
臺陶答云近來詩思清如水老去風情薄似雲
已向昇天得門戶錦衾深媿卓文君陶亦風人
何爾薄情如此樓主日思清如水正是韻人身
既隱矣猶以穢聞淫風也長卿所以不可風也
蓮花不着水清淨超于彼且可出爾火坑矣
裙衫雲薄顏色黯慘向樓主而泣曰妾范十郎
女名燕燕孌于陸氏雜羣姬中陸貧羣姬散妾

猶不忍去。至陸死。妾鬻身以葬焉。妾之報君公如此。羣姬不幾太無心邪。樓主曰。以羣姬待羣姬。報應如此。爾自不以羣姬自處。故待君公獨厚。非相報也。人有言曰。嗚呼豫讓。懷智伯國士恩。始國士報。燕燕不賢于豫讓哉。爾可以慰矣。

蘿帶荷裳。雲鬟欲墜。纖纖如椰中鶯。手執紅牙板。風前羞澁者。曰晉紀瞻家歌姬。曰妾爲周顗惑于新聲。極露醜態。以夥之。妾轉愧死。只今捫

舌九地僂主曰爾以聲受淫者也倩天風一陣吹出松聲澗聲春鳥聲秋蟲聲鶴聲琴聲墜花聲滴雨聲灑雪聲敲雲聲煎茶聲落子聲清人耳根可以洗聲染爾其起乎若宮中珮環聲街頭賣花聲亦戒封姨莫漫相送

舞衣歌扇折疊舊痕風嫋牡丹嬌來如醉者曰

關盼盼曰妾不從彭城公于地下非惜一死恐百載後以我公重色有從死之妾玷公清範耳

白舍人不會深意乃諷曰今春有客洛陽廻曾到尚書墓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又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四五枝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去不相隨妾得詩怏怏旬日不食而死樓主曰白舍人未嘗諷汝特爲汝詩作解耳汝曰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何如相隨地下可免相思泉臺亦可作合歡牀也

汝又云北邙松栢鎖愁烟燕子樓人思悄然自埋劍履歌塵散紅袖香銷十一年則白楊不堪作柱紅粉不幾成灰耶

以手擁雲髻紅袖障其面避人見雙淚痕淹然欲倩人扶者爲樊通德曰通德後漢伶玄妻能言趙飛燕姊妹事玄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盛時疲精神馳騖嗜欲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因掩袖視燭影凄然泣下樓主曰我有一九

月代汝作燭影燃起長生燈千秋情事冷

桃花馬上石榴裙佩千金七首折柳絲數條爲

拂歌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者爲

崔郊婢恨姑奪郊之好而鬻之連帥也非崔生

一詩終落健兒手奈何以四十萬錢辱人樓主

日嘗聞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爲鬻

田莊而食第二變爲蠹魚謂鬻書而食第三變

爲大蟲謂鬻奴婢而食三變之輩世亦不少而

況老姑坐窘無田莊可鬻乎幸崔郊書不見鬻以文名贖汝又何怨乎

裁氷綃以作幘冉冉綠雲籠薄霧間紅衫則剪赤城之霞者為魏文帝美人夜來持金針絲線而泣曰憶夜來擅針神之譽于宮中也雖處深帷重幄不用燈燭裁製立成帝非夜來縫製則不服針法俱在而深宮莫傳寧不惜此鍼絕樓主曰當其時天孫之錦失奇畫樓之穿針減巧

固已久忌之何有今日鴛鴦繡罷金針在更復度却何人

兩腋風生蓮花生于足下若遠若近非霧非烟者爲石季倫之愛婢翔風翔風能別五聲以文顯名年三十退爲房老怨而作詩云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蚩再三吟其詩向樓主而泣樓主曰傷哉秋也其起宋玉而索之賦乎雖然可免緑珠之墜樓則秋之

爲德也

不雲不雨水痕猶在衣上水痕中隱見花瓣如楊恂遇花時就花下取韮粘婦人衣上者爲王子敬家桃葉因見渡頭有樹花如見其人者笑而問之樓主曰桃葉映花紅無風自婀娜已則先花之矣如其不願則花落水流依然桃葉桃根耳

瑩瑩然奕奕然開秋水之粧出廣寒之殿清光

逼射映人成玉者爲馮月華曰妾自少愛一玉馬以綠繩穿之繫臂上卧則置枕下夜忽失所在旦則如故視其蹄有泥跡出與廄中羣馬相亂非妖乎樓主曰非妖也凡精氣所托皆能流動石也而可鞭可牽玉且爲石精也龍駒有未散之精而托之奔也非妖也女而夜奔則妖也

趙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梁羊侃妾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亦能爲掌上舞兩相矜長而未决

也各綵衣長袖作驚鴻遊龍之勢過樓主而問
焉樓主曰俱莫矜善焉者作素娥居月宮桂樹
下不則特雅州一虞美人草耳亦安用此舞爲
兩人輾然曰舞有用舞有用楊再思披紫袍作
高麗祝欽明據地搖頭作八風崔日用酒酣作
回波脫也無用安用此醜態爲
凄然涕下看有愁色容則寒花焉自稱曰文君
樓主曰吾聞文君姣好看色如望遠山臉際常

若芙蓉。似非文君者。曰。樓主獨不聞凄凄重凄凄。嫁女亦不啼之語耶。那得不憂于心而愁于眉也。樓主曰遠山霧頽芙蓉雙落猶能與以白頭耶風流才子固不孟浪也嗟世之人晉于淫而不悟長卿豈晉于淫者

于衆中標格獨清越。且流影如散花天女。絕不以色染人者則謝道韞也樓主曰道韞欲何言。曰。柳絮因風竟作雪詩粉本願與詩人共商却

樓主曰滿前皆詩人試與若個商却
有一人焉引箜篌而寫其聲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樓主曰爾夫固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者耶曰非也霍里子高之妻麗玉也悲其事而代寫其聲也樓主曰有心哉子高因刺船者也公無渡河寧獨爲白首狂夫哉有心哉
有一人焉血痕鮮如桃花幾濺人衣上一種慷

慨悲歌之狀。令見者不欲生。樓主者。其以頸血染誰氏之劍耶。曰漢兵已畧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樓主曰。其虞姬乎。以姬之凜凜。則大王之意氣猶未盡也。

編青蓮葉爲半幘。剪紫袈裟而衫之。拈花微笑者。則楊茗華也。樓主相向頂禮而問曰。聞旣感悟入道。道在何處。曰竺僧度云。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

以濟三界。且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鏗鏘之聲。煒燁之色。不與易也。樓主曰。道果在是。請自悟。悟得便是道。悟不得。毋留作後來優婆夷一重度僧公案

抱琵琶。胡裝。竟身作青草色。向樓主默然而立。樓主曰。抱琵琶而胡裝。誠王昭君也。何以竟身青草色也。乃笑應曰。自青塚出也。樓主戲謂曰。千金今日贖蛾眉。顏色還似宮裏時否。復默然

及去。臨風而吟曰。丹青失舊儀。玉匣成秋草。想妾辭闕淚。至今猶未燥。劉令嫺姊妹獨知我兩宮人皆宮裝手中各執一葉。樓主取手中葉視之。一爲梧葉上題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一爲紅葉上題詩曰。水流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視畢曰。啐啐好宮人竟不得其姓氏

咸通中。兩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者。霞佩雲

冠御鹿而至請樓主說法樓主曰大羅過劫三千歲更向人間魅阮郎玄機曰我有贈隣女詩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請參之爲我捉住嬰兒免得丟了黃婆

寒光上戰袍宛然鐵甲將軍者列之紅妝隊中樓主甚疑之問之則唐時女子木蘭也代父戍邊故作戎裝質于樓主曰杜牧題于廟曰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還把

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經字應改却驚字樓主曰聞之君子曰若木蘭者亦壯而廉矣使載之列女傳緹縈曹娥將遜之蔡琰當低頭愧汗正不在一字定生平也

五色絲束腰嬝嬝焉若仙子步虛與落花競舞者孫荆玉也亦梁羊侃家姬與張淨琬同舞隊而未獲定其品樓主曰反腰貼地啣得席上簪固女中之軟玉也未可與掌上舞較勝

一人尾孫荆玉之後十步之内蘭氣蓬勃不見
翠眉粉黛但于千花粒中流出香語曰妾花月
之妖素娥也因遇狄梁公正人不敢露出妖態
藏頭至今幾欲悶殺惟樓主爲我開新面樓主
曰且請出眼前半花月之妖也何獨爾是避也

儒禪序

儒釋之爭也競其趨則莊嶽齊言邯鄲趨步也忘其止則分舟而掉異軌而驅也爭之則兩不下不爭則一人而合美者也儒亦有禪何必與禪爭儒自有禪又何必求禪

而失爲儒也則儒禪之說也然儒也而奚必以禪指蓮體俱空空王見取阿修羅與帝釋戰敗藏身入藕絲正見空之所容者大知有禪則未空也何不并去其禪以還儒于譚景升云以我之虛合彼之無

自然可以隱可以顯而無所拘必以禪合儒何拘乎況世之禪而野狐者乎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六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瀨上彭元采遵亮定

儒禪 有叙 吳寧野元本

夫儒與禪分門也久矣究竟心與性何分也靜與定何分也習與漸何分也貫與頓何分也明與慧何分也其律其戒行其講貫其夏楚捧喝等儒以衣冠而禪則褊袒儒陽以致君澤民而

禪陰以佑君福民中庸與楞嚴較玄法華與論
語証實宋儒迠迠尋其奥義而玄解之釋氏亦
以修身立命爲摩頂一義彼且爲簞瓢彼且爲
仁壽彼且爲不貳彼且爲朝聞夕死而禪之侵
入于儒也然儒者以參兩爲精神則眞實幾洩
以激昂爲意氣則含恐尚少以奢靡爲分願則
福力不偕不若求之一身降伏吾魔調攝吾神
日月運行于崑崙之墟天河轉運于尾閭之關

重樓不鎖絳宮可居其功業文章聽之造化取精于闇忘機于恬參之無十疑保之有四大祈與吾輩共証雪山以發明王之夢分緣泗水來傳萬古之燈則眞儒之禪門也

買物放生前放後取動人殺機益增罪業當于此心時惕不忍常存舒放釋寃解嫛扶人不以手利人不以口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凡天地間有萌可生有氣可吹必求長養無使零落大生

廣生在吾五内是吾儒不殺生禪

虛室生白清明如神苟有曖昧本真立求惟是日濯日磨時劘時刃能聽人非常思鬼責非分之獲意外之求不邀名不矜譽嚴于一介極之屋漏而後面目可以對人世也是吾儒不偷盜禪

五色令人目炫五味令人口爽五音令人耳聾化工無限錯繡惑心有如以馳騁之風流恣情

性之探取或爲分香或爲憐媚卽犯大戒非吾之所有雖一毫不苟是吾儒不邪淫禪

鑄古冶今表忠誅佞一言破紙天淵升沉必使寃觀平等爾我一氣然後可以垂之永久勒于不磨好者美之惡者憎之綺文飛語以小疵淹大節以一節槩生平何以權于舌戟于管耶不墮不懟陽予陰奪皆可默証以追後言是吾儒不妄語禪

狂水惑性美疢亂眞有形之害小無情之禍大當吾意者沉酣之投吾機者嚼嚵之浸入而浸淫恣索而恣飽則天地可以漂溺世界可以剖炙心之利鋒情之虐燄爲之甕者七尺之軀也爲之餽者一井之口也惟養以恬憺休其天和庶于此味有會是吾儒不飲酒食肉禪

大士分七寶臺以奉如來故簡文遂以纓冕以下九十二種事佛休文以本身以外七十七端

奉佛而布施之名遂立是名布施實非布施何以故有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惻隱慈愛此心平等拯溺扶危隨時妙應不責報于目前不納容而遠到即戟舌劍牙以厚匿而市威有恐始有濟能翕故能張所以阿難見窘于摩登一心懺悔僧會初棲于吳國八戒焚備立心貞固銳志闇修沉思道行之品委曲惠印之經智計銳于時艱磨練勞于勢逆歷山脫水火而重華勾

踐經石室而竭慮折臂折齒之雄自鬻自販之相堅持已牢容受亦大必有不毀之金剛斯具不朽之經濟是吾儒恐辱禪

夫大乘之道非具識所能窺也萬仞之峰非足力所能到也必有超世之真精無生之妙悟揭三車于鹿苑開十誦于龍宮遊戲通神解悟無量脇下生光日以繼夜眼中流火雪乃成山問禮問官爲格爲致麥可漂也金可投也薪自鬻

也草自然也床可穿也股可刺也鍛鍊之極日
月爲之改磬諷詠之苦鬼神猶且呼玄登峰造
極凝精結神五塵不濁三修自章竭一生之拮
据交予異日往者法朗遠涉天竺流寓僧居一
人誦經一人患廁穢汙無量其讀經者了不相
顧朗乃穆然遂爲薪水掃除浣濯病者困頓遑
遽料理七日之間一心不亂其病者愈光悅非
常屋中積穢皆變華馨朗遂大悟以無覬覦故

而真心撫摩是吾儒布施禪
傳曰滿而不溢所以常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天道戒盈而就虛地道戒崇而處卑地藏王如來各各証佛誓願度盡衆生方乘大寶退處菩薩露權慈愍法雨時垂甘露不竭賢愚讃嘆人鬼欽承以持戒故禔心心徹合願願滿使完赤子之真心順世緣之浮罔承之以謙守之以拙居氣于剛得難于柔危險値不爲之

避異媚乘不爲之迯道以持身學以爲己終始

自在精神湛如是吾儒持戒禪

夫車敗于馳虎刺于逸何者錐完輪重軸必從

定萬古之楷模是吾儒精進禪

妙道凝玄何言得以宣其奧大乘弘覺惟嘿足

以定其宗石室之秘文要于心悟護珠之聯貫

總在修持所以浣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綱磨金

剛之杵搖玉柱之鈴燎無漏之燈決有識之水

卷青蓮之舌蘊紅爪之奇理源于幽德司其契不顯而文章粲于宇宙闇然而造化在吾掌中是吾儒禪定禪

昔道會日誦萬卷道安早悟三空篤志清修同盟法侶尋歷奧義標顯玄言一日過山僧山僧寂然若虛頹然若木相與大布玄言各吐妙義泉瀑雲流花分采競因扣山僧以何所有山僧曰能念觀音經一卷耳二人不之信曰爲兄誦

之可也開卷朗唱異香繞于座天樂鳴于空雖誦聲已畢而餘音尚饒曰一杯水具大海味要在了見真宗直窺微義如徒目誦膚乘雖多亦奚以爲是吾儒智慧禪



夕話序

論文家。開口即攫人心。斯爲心語。傳心者悉心下。設痛痒不關。作市上兒貧話。有識童子投瓦礫而走。縱善拾唾華。娓娓飾聽。終寄人籬下。羅含之鳥不靈。江淹之錦裂盡。

安能自竟其說。故自來論文。無慮千家。馬牌牛頭。勉相附會。了難爲佳。所謂神靈之奧區。文章之骨髓。何在。瀾堂夕話。眞攫心語也。卽所云泣玉之精神現。玉之精神現矣。劍氣于斗。亦金之躍冶者也。文章

一事。明不畏人。幽不畏鬼。食其英
氣。毛髮俱靈。文章壽殀存乎下筆。
途窮數極。忽然天開。獨有一種吞
吐卷舒之氣。渺渺孤行。寧使天下
欲殺。不忍吾言不傳。淮南呂不韋
之徒。皆陰詭險賊。竊其精氣。自爲

一家言讀其語令人笑啼互作痛痒甚親千古寸心眞不誣矣願五夜一燈曉窻萬字者于紙上吸取心血則此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矣

仙臞何偉然題

廣快書卷七

西湖何偉然仙臞纂

延陵吳從先寧野定

瀾堂夕話　選張次仲本　附偶書

詩有擬古也。文亦擬古哉。南風擊壤。歌之近古者也。尼父刪弗取。都俞吁咈。居恒酬對語耳。纍纍乎如貫珠。文有古也。詩曷古哉。斯道無門無徑。意之所創。卽爲祖。時之所師。卽爲令。擬秦則

謫擬漢則枝擬唐則蕪擬宋則弱何以擬之擬之曰優孟之于叔敖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典謨之文渾渾噩噩明白易曉至于周書恢奇錯落遂多難解之語此非特氣運升沉亦所得之淺深異也斯道卑弱葢亦有年近來朝廷精明豪傑應運博綜古今囊括天地滔滔莽莽自爲一家言而一二好奇之士時掇拾子語以標異世俗之人多見少怪互相尸祝不知業貴當

行學期自得剽剝點綴一時膾炙恐悞却五百歲後遇金人也

見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譚名利事文章未論理之淺深格之奇正但望其神氣灑灑落落不受人間塵垢便是最上一乘故吾於此道一以臭味為貴修辭說理俱屬第二事

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文章三昧語也今椎魯之士以迂庸為正淋漓艷冶之味蕩焉不存既無

以厭服好奇者之口。而其奇者疾悉狂叫。以爲雄。滑稽詭浪以爲趣。駢連枝附。以爲大。呑剝補綴。以爲古。談空說謎。以爲玄。肴目易位。部曲紛紜。奇則奇矣。法竟安在哉。若是者一筆抹却。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文章之學。通于性命。不容假借。秦漢而後。韓柳數君子。光大爾雅。昭昭乎日月中天。其餘諸家。非不隱躍如辰星。要難與之爭耀。

多揹亂視。多言亂聽。昔賢著書。止存體質。中間淺深。讀者自爲領受。雅道淪夷。圈讚滿紙。賈兒射利。是或一道。乃至靈函秘笈之語。金簡玉書之文。聖人所忸怩而不敢受者。灌耳而陳言之者不以爲煩。當之者不以爲媿。文字語言。狼籍至此。厭之恨之。

草創討論。修飾潤澤。此文章家律令也。宇內至文。銜口而成者無幾。三都二京。越歷寒暑。用能

昭回萬象鼓吹六經今日諸君子五夜一燈曉窻萬字三年之間潑墨成溪意與淋漓或有潦倒不刪之習才鋒滂射則多縱橫無忌之言不辭誕妄謬爲黙抹知無當于千古要不負于寸心語云建安亦無朱晦菴青田亦無陸子淨文章之事上觀千世下觀千世互相商略乃成不朽有執予言而檢點其疵漏者眞吾臭味中人也

楊子雲太玄書成賈人以萬金求列名字子雲却不許賈人名字亦遂不傳此子雲孤刻之性未見處分玅手夫子雲祿位容貌不及中人當時厭棄獨一賈人者形迹相慕吾却金而列其名字獨不可以愧天下後世不知子雲者哉凡今之人因緣附會開卷羅列無論子雲賈人見之當復唾詈吾故以知罪一身擔荷有欲殺欲割者曰某在斯某在斯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是淵明高處亦是淵明力量不大處獅子搏兎搏象俱用全力吾儕根器淺劣須拚徹底精神纔有入手孔子服菖蒲三年乃知其味夫菖蒲有何味而孔子知之必三年耶吾願讀者于紙上吸取心血無以平淡爲無奇無以玄奧爲弔詭涵神冥對養德養身都在于是昔東方朔獻書萬卷天子于上林苑讀之每夜輒乙其處凡三月而盡今懸大官大

祿。以餌天下士。而士不聞有如漢天子讀書者。何也。

窮源于經。取材于史。攟奇于子。游戲于稗官小說。汲冢猶存。嶧碑未斷。焚後殘書。儘供忻賞。舌斂掌爛。伊何人斯。

長康畫龍。龍成而睛不點。非不點也。畫思未至。龍性未全。夭矯騰驤。乃在解衣槃礴之際。故曰五日一山。十日一石。夫五日一山。十日一石。會

心者正可想其兎起鶻落處也三都上林賦經年而成其非櫛比之謂

荊人泣玉知其爲玉也知其爲玉何不剖璞以獻而以其足殉也知其爲玉故不剖璞以獻而以其足殉也吾愛吾玉吾愛吾足再獻再刖而泣玉之精神現玉之精神現矣今之時旣不能名之爲玉又不敢題之爲石吾將安泣也夫泣之無從而玉苦矣吾愛吾玉吾愛吾足

莊生以躍冶爲不祥此言殊不然金恨不干將莫邪耳果爾干將莫邪亦何能不躍亦何妨于躍物不得其平則鳴豐城之劒幽諸圜底而燁然者上干于斗是亦金之躍冶者也不則更千餘年誰復知者吾故爲不祥之金

古之爲文者傳諸通邑大都又欲藏諸名山大川夫通邑大都與天下欽吾寶也名山大川何爲者語不云乎五百歲後定有知吾玄者以一

時之心思而冀望于五百歲後人其事甚迂其言甚誕其意固甚深遠也今吾以都邑爲山川以旦暮爲五百歲令唾棄之餘犂然有當於人心而知吾之非無意于斯文者也斯文固未喪也

文章家動稱古文詞塚之汲碑之嶧猶恨其不駕而上也無問漢晉至于制舉義則曰時耳時耳夫時者卑之無甚高論也屬詞比事墮少時

蹊徑。風斯下矣。乃乘龍御天。譚時者莫玄于易。其言曰。先天弗違。後天奉天。夫何以不言中天也。不先不後。微哉難言之矣。古之至人生時于心。造氷起雷。一坐六十小劫。寧從世界問古今哉。夫世界亦何古何今哉。春秋有以千歲者矣。春秋有以萬六千歲者矣。先秦之先。後漢之後。古者逾古。而有光陸離。其若新時者逾時。而陳陳不可讀。若是者何說也。文章之道。古有爲古。

時有爲時包絡天地之氣主持運會之先我能爲古我非古也我能爲時我非時也周鼎殷彝沉淪者不知幾千百歲而光燄燄若五金之在冶躭奇者按款摹色百計以範之弗若也古弗若與時弗若與有弗若者也

秦漢之際文章運會渾淪汎濫閒道別出鬼谷淮南呂不韋之徒其人皆陰詭險賊竊其精氣自爲一家言至韓退之起八代之衰文品人品

如山如河登之可以通帝座泛之可以入天漢

已後文章家麻立非有品望不得列于作者

蒼頡書成粟雨鬼哭文章一事明不畏人幽不

畏鬼性命精神於斯透闢食其英氣毛髮俱靈

吾聞之網珊瑚者于海底探驪珠者于頷下丈

夫擁書萬卷一讀不再讀如以若浮若沉之精

神而欲覿面古先痛癢不親義味安在不佞癡

腸每讀一書輒經夢寐淋漓潦倒哀樂不勝念

秦漢之間挾書有禁一二老生抱其遺經口口相傳至于今日今日文明如晝諸子百家所在成市乃不能得阿難耆婆者作文字總持大可嘆也

日光月華由來已久旦旦不寐其中有精文章壽妖存乎下筆有千歲之精神即傳千歲有萬歲之力量即傳萬年拔山之歌大風之謡衝口而出哀樂至到吾輩行文借彼鬚眉嘔我精血

會須極其想路空諸所有如驚餌之魚傷弓之鳥高入杳冥深沉洪洞途窮數極忽然天開此則聖賢之精神吾人之性命急起追之有如鶻落傳諸遁國一任欲殺我自憐才若夫離離合合實實虛虛老生常談我法無是斯道琢句鍊意俱可揣摹而就獨有一種吞吐卷舒之氣渺渺孤行如登山望海但有蒼茫不知其所以此則非十年絕欲十年讀書十年養

氣未許商量夢見

文章未論妍媸先辨眞僞蘇張家詐則眞詐申韓家刻則眞刻渠于父子夫婦之間語言嚬笑之際反覆無端殘忍百至寧使天下欲殺不忍吾言不傳令人有此才情無此見識有此見識無此心膽吾嘗謂三代而後不獨得天下不如古卽所以失天下者亦不如古桀紂垂亾猶能殺戮臣民囚文王于羑里東周君寄命六國尫

奄殆盡秦漢唐宋覆轍相循不獨文章與代降
也。
事到不如意處當念古人三旬九食更有百倍
于我者東方饑欲死侏儒飽欲死等死耳世豈
有不死侏儒哉
愆期之女撿他人嫁後針線數短論長已是可
笑抑且癡情慕古不念佩玉長裾之弗利乏趨
也諸姊妹以爲究竟如何







